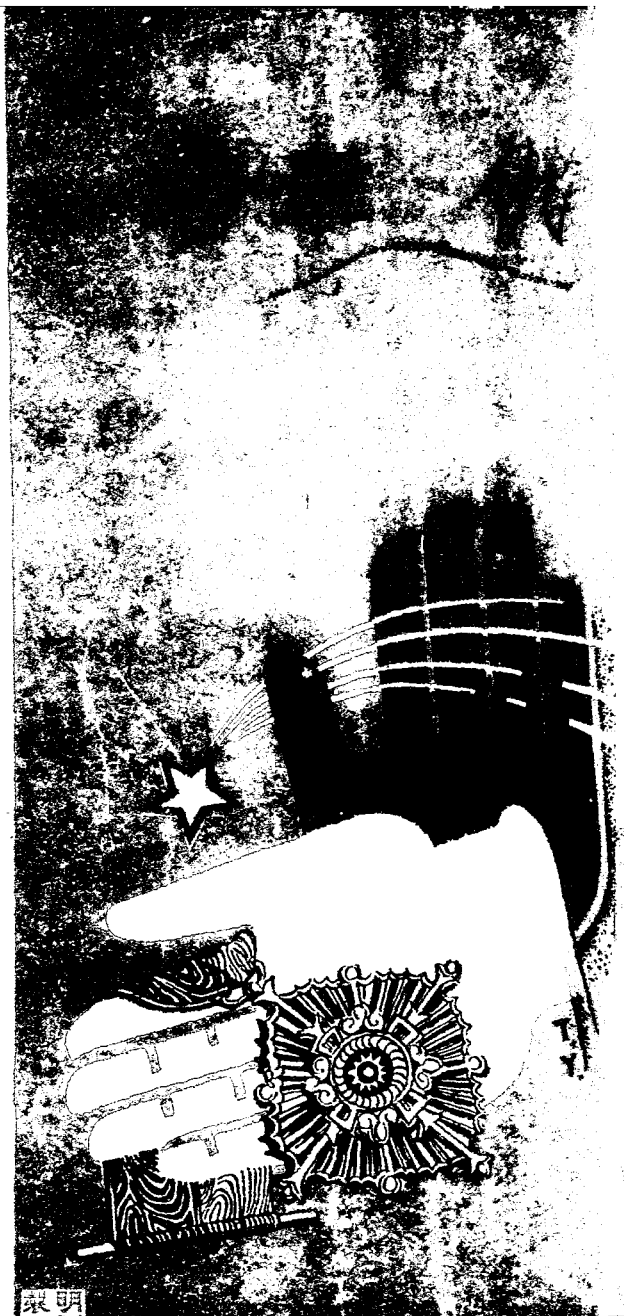


第一號勳章



黎明

一之網諜間那支了遇遭

章勳號一第

(著章仇)

行印局書中大

第一號勳章

一
生命在死亡的線上掙扎着。

我們的生命或許會在黑暗裡爲死神攫去，可是我們的一羣中沒有一個會意識到死，更不會有一絲絲的恐怖。

二
是個疎星點點的晨曦。

津浦線成了消耗戰中的主力點，中日大軍在各自有利的地點結集着，準備在這兒掀起一次空前的大會戰。

徐州是個鐵路交通線的心臟。中日大軍都以徐州爲目標，成爲軍事上必爭之地，徐州一地，曾經血戰了幾個月，當時敵人傾動華北全力，集中了二十五萬大軍，沿津浦線南下，這時的津浦線，漸漸給敵人深進了。

那時候，鎮守徐州的我方大軍，有李宗仁統領四十萬精銳華軍，湯恩伯，孫連仲，李品仙，張自忠等數十員雄鎮華中的虎將，奉命保衛大徐州。

經過三得三失的徐州大會戰後，敵人的精銳部隊，所謂獨霸遼東的機械化部隊板垣師團和磯



谷師團，全部給我們殲滅，斃敵十萬，俘虜三萬。等到消耗戰的任務完成了，我軍計劃着暫時退出徐州，等待敵人深入的時候，來一個大包圍，務求把敵人元氣撲滅，消滅板垣和磯谷兩個代表師團。

離開徐州××據點不遠的總司令部，是在徐州與台兒莊之間的一個村落裡。在司令部的將校集議室中，擠滿了一大群好漢，這群好漢就是主持這次再度會戰的特務工作者。不管他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精忠報國的英雄，他們在這會戰的場面裡，是担任另外一種作戰工作的無名英雄。

這群英姿奕奕的好漢，大都是有為的青年，他們的年紀雖然是輕輕的，但工夫和經驗是十分老練：長官對這群青年，是特別喜歡，特別愛護，和特別願意親近他們。刻苦冒險，機警，這都是他們的特長：最惹人推崇的地方。

每個靜候在司令部的工作同志，爲着快要出發了，他們都把便衣換上，這却把每個工作者的個性表現得特別有趣，在將校集議室裡是惹人注意的，逗人注意的。

「……在作戰的血肉時代裡，在三得三失爭奪××據點的今日，我們是個英勇壯烈的特務敢死隊，準今天中午十二時正，我們全體同志，要各自分頭回到坂垣和磯谷的後方……」

主持這線間謀戰的中央特派員，以最興奮的姿態出現在每個同志的面前，這羣英勇青年，他們視生死雖然不算什麼一回事，但中央特派員說到這裡的時候，故意中止了，迴視着將校集議室裡的全體同志，發覺他們都是緊張的，熱烈的，興奮的，這個充滿朝氣的氛圍裡，現在嚴肅得使

人發呆。

「諸位都是忠於國，忠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有爲青年，同時忠於職責的特務工作者……」中央特派員也給這羣可愛的同志感動得太興奮了，他畧停片刻作個深深的呼吸，從褲袋裡拖出一根手帕把額上的汗珠輕輕抹去，繼續說：「在生死關頭的今天，在××據點不能落諸敵人手中的現在，我們要把青春，情愛，生命，整個的獻給國家！獻給民族！獻給這個神聖的抗戰！獻給永不滅亡的中華民國！我們並不是說漂亮話，爲了整個據點的爭奪，整條戰線的反攻，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求奪回這個據點，保衛津浦線，同時這據點的得失，有影響於整個抗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

當中央特派員說得太興奮而氣喘喘的停止下來的時候，室內的同志們都目不轉睛的以緊張的心情投寄在他的身上，這羣英勇團志，還希望在他的說話中要找尋什麼似的。

「諸位的責任，是這麼重大！」他輕微地說着，聲音是漸漸的繼續提高了。「我們要不成功就是成仁！諸位不要忘記，我們是個無上責任的，無上光榮的，足使敵人消滅的特務敢死隊！我們的生命是工作！我們的責任是盡忠職守！我們的希望是這據點的爭奪勝利！就是萬一遇險，我們也得一拚！即使犧牲，也對得住國家，對得住民族，對得住生死的同志！」

經過中央特派員說出了這段富有鼓勵性的講詞後，這羣使人欽佩的特務工作者，口呆目瞪的靜集着。爲的是給中央特派員說中了他們的癢處，同時他那段認爲有挑動性的講詞，像一根興奮針似的插進他們的深心裡，有些太受感動了而致滴下淚來。

中央特派員深深地呼吸着，累停片刻，又復到他的談話中去。

「爲了國家愛惜諸位，關懷諸位，重視諸位的×司令長官收到最高當局頒下一批勳章，祇要每個工作同志完成自己崗位的工作與任務，便可獲獎一枚，代表最高當局對諸位的一個敬意！」他把講詞結束後，室內那緊張而嚴肅的空氣，跟着這講詞而中止了，漸漸的，他們都回復到輕鬆的態度中，最後，一種低談密說的談吐之聲，漸漸的騷動起來了。

他們根據過往的經驗，明白了在每次的集合談話後，便快要出發的。一陣互相私語過去後，又回復秩序井然了。

還算是個休息的時間吧，同志們儘在室裡蠕動着，有些在寫家書，有些在立遺囑，有些在沉思，有些在高談闊論，有些在踟躕踱步，有些在呆呆悶坐，有些在……綜之，這怪有趣的場面，是複雜的，是活動的，是充滿朝氣與戰鬥的。

按例在每次的分發工作中，必然來一套個別談話，他們的工作的分配和工作的展開，都在中央特派員的預定計劃中，在這個別談話裡來秘密分配。

三

中央特派員把津浦線一帶的特務工作同志，在他努力的訓練期中，把這××名敢死隊分爲三組，每組分爲若干小隊，每隊設隊長一人，他認爲這樣的分配，對工作急度的展開時，當然是易於推動而不紊亂的。

在這個嚴密的組織和合理的分配下，他們的工作程序，也由此而展開了。

「第一組同志請進來！」中央特派員向着那群高談闊論的，結集在一起的同志高呼着，一間嚴密的斗室中，還給中央特派員一張睡榻，和一張十分零亂的書桌佔去一角地方，剩下的空間，緊緊地擠了這××名以國家民族為依皈的青年，在低談輕說中，把任務分給了這批英勇同志。

中央特派員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張地圖，是津浦線××據點的敵陣詳圖，他眼睜睜地迴視着室內的同志，知道他們都在聚精會神的等候命令，他才在書桌上拾起一根紅鉛筆，在地圖上××據點的範圍中，劃出一個圓週，慎重地解釋給環集在一起的同志們聽。

「這是津浦線必爭的據點，也是徐州會戰必爭之地。」

中央特派員把話匣子打開了，全體同志不動聲色的針視着他的臉孔，他的眼睛，和那最給他們注意的用紅筆圈着的××據點，××顆靈活的眼睛，發出很有熱力的光，像快要爆出火花來的樣子。

「第一組同志的工作，就是進攻敵軍司令部！」

中央特派員把這段話說出後，腦際間在深深地忖測着：進攻敵軍司令部是一件最艱辛的工作，幸而他們都是不怕艱苦的青年，有的是勇敢和胆量，他們明知這不容易幹的事情，但却又深信這組同志一定能够負起責任，完成任務的，他拿過去的事跡與經驗虛心地地下個估計，這羣英勇的青年們從未使他失望或不滿的。

「還是那一套嗎？」一個很穩重的同志含糊地向中央特派員發問。

「對！我們這次進攻的目標，是整個敵司令部。當我們進行攻擊的時候，不管他是官佐或士兵，一個也不要給他漏網！」

中央特派員把第一組的工作說出了，這艱險的責任，就交給這同志去負上。那需要多量的器械了。」一個同志跟着發問。

「尤其是機關槍，手榴彈，都要齊備呀！」另一個在沉思中的同志補充着說，各人的視線集中在他的臉孔上。

「本來這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可是這一次，我們老早就計劃妥當了，這點用不着諸位去花精神。」中央特派員向那發問的同志解釋着。

「難道已經運進裡面去嗎？」又是一個同志懷疑地說。

「我們需用的武器，在上次的反攻得手中，已經在裡面儲備妥當了，祇要我們跑到裡面去，甚麼都不成問題，什麼都有辦法！」中央特派員爲着這羣同志對工作的信心加重，很有條理而又很具體的解釋着。

「我們全部進攻還是分頭進攻？」又是一位同志提出，這位同志是很有作戰經驗的。中央特派員也認定他是個天才的特務工作者，足稱老練的同志。

「從這次作戰步驟來說，第一組同志劃分爲三隊，由敵軍司令部前門進攻，A當隊長，第二隊由後門進攻，M當隊長，第三隊同志分佈在敵軍司令部四週，距離司令部約五十米來左右，由

T領隊，再行計劃，這隊同志的任務，是準備第一第二兩隊同志萬一有意外的時候，一方面掩護退却，另一方面要截擊逃出的敵人，阻止敵人增援或搶救！」

中央特派員講到這裡的時候，跟着從口袋裡拿出敵軍司令部的地圖來，縝密在地圖上指示給這組同志看，研究進攻的路線，迂迴的集散點，和投放燃燒彈的目標。

「那裡我們怎分配呢？」A隊長虛心地請示。

真的，我們怎樣分配才適當？」M隊長附和着A隊長的發問，希望中央特派員給予他們一個經濟的解決。

身體強壯的，個子高大的，担任第一二隊，進攻司令部前後門，但要同一發動時間，免給敵人前後照應！」中央特派員把這樣要領，大概的告訴了A和M兩隊長

「第三隊又怎樣呢？」T隊長也乘機請示中央特派員。」

「這隊同志大都是精槍手，我們的責任就是掩護全體同志安全退却，襲擊敵人，總之，一個也不給他漏網！」

中央特派員把這組的工作大綱說出了後，望了望手錶，快要四時了，他睜視着發出強光的汽燈，和窗外射進的曙光相比，知道天快要亮了。

「現在是清晨四點鐘！」中央特派員沉重地說：「AMT三使隊長，這次的責任十分嚴重，請馬上組織起自己的隊伍來，同時要精細地計劃計劃！」

室內這羣英勇青年，從緊張的態度中，漸漸地回復到輕鬆的場面裡，各人都很天真的各盡所

能的在自動編隊，進攻敵司令部的工作，算是解決了，交給第一組同志担任。

第一組同志接受了這工作的命令，他們很興奮的離開了特派員的房間，守候在將校集議室裏在等候出發的總動員令。

同志們跑後，房間裡祇剩下了中央特派員，一陣陣混濁的氣味漸漸散去，他才舒適地換了一口較新鮮的空氣，在室內徘徊着，好像在探索腦海裡一件甚麼事情似的。

時間是多麼的貴重和緊張，責任驅使着他，使他不敢休息下去，他在工作中心像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一切，整個時間，在極度艱苦中去繼續他的工作。

經過片刻的休息後，他重新整理着掉上另一種敵內的圖表。

整理妥當後，嚴重的工作又要侵蝕着他的時光。

「第二組同志……」中央特派員高呼着：「請大家進來！」

這雄壯而又尖銳的聲音，刺激着久候在將校集議室裡的工作同志，這組同志很衝動的湧到中央特派員的房間來。

「要命的，擠不下了！」一個年紀輕輕的同志在人叢中天真地高呼着。

「不要嚷，到集議室去吧！」

中央特派員也感覺得給同志們擠得沒有辦法，才請他們到外邊去。

「這次諸君的任務……」中央特派員緊張地把這談話的場面打開了，才繼續地說：「當然是特別重要的，也可以說，這次的任務，是特別繁複的，據今晨二時，我們接到敵內的同志密電，

次敵人佔據××據點後，是發動兩個精銳的騎兵聯隊，突擊我方中線，中線突破後，再分頭用敵人一貫的所謂「色當戰爭」的迂迴戰術，包抄我軍左右兩翼，以最毒辣的手段務求使我四十萬大軍全部消滅，雖然我軍固若金湯，猛將如雲，同時這次主持中線的是李宗仁白崇禧兩位百勝將軍，把守左翼的是湯恩伯，雄鎮右翼的是孫連仲將軍，還有其他不便宣佈的中央特派的軍事大員，担任這次會戰的顧問，不過敵人的實力，我們更不能看他，因為他動員了最精銳的部隊，如磯谷師團，板垣師團，配合了兩個從東北抽來的一〇三師團，一一〇師團，還有東北偽軍三師騎兵二聯隊，加上原有的不下二十多萬大軍，都是機械部隊，向我徐州進攻，敵人的總指揮官是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後宮大將和新見中將，還有磯谷這個傢伙，他們採取的戰略是利用錐形突破我軍中鋒後，再以馬隊作大規模之迂迴戰，諸位！現在擺在目前的大問題，是這樣嚴重！所以我們今天的任務，要在××坳兩邊山麓集中，配合當地游隊共同作戰，同時××坳是敵騎兵隊進攻我們必經之路，祇要我們集中在兩山之間，瞄準敵人指揮官，集中火力一齊發放，必要時就是肉搏，也得拚了敵人的指揮官，諸位的責任，才算完成了！」

中央特派員從認真而嚴肅的態度中，清晰地把第二組的任務說出了，天氣雖然有點冷意，但心意的血液都在沸騰着。

在私心的忖度中，他明白到敵騎兵隊指揮官是混跡在隊伍中的，在疾馳的馬隊裡，當然不易發覺，同時敵人兩聯隊的騎兵數量實不容輕視，雖然××坳是一條天險的必經之路，要是弄糟了，全體同志都會沒代價而犧牲的，即使擊斃了敵騎兵指揮官，但留在××坳的同志，結果祇有被

包圍，爲的他們底對象是騎兵，而人數與實力又這麼懸殊，可幸的，他們都是忠於職責的敢死隊，必然會不顧生死的爭取這點，完成任務。

「要是把敵騎兵指揮官擊斃了，我們可以退守嗎？」

發出這個問題的同志，是這組同志中的優秀份子，他一往的態度，都是沉默苦幹，更不輕易開口談話和提出意見，很像一個戰罷歸田的壯士，現在他既然把這問題提供出來，中央特派員不得不小心考慮和完滿答覆。

「大家請認識清楚！」一個態度十分斯文的同志站起來解釋着：「我們既然是個特務敢死隊員，我們的責任和生命，祇有死守××崗，就是剩了最後一個人，留下最後一顆子彈，都要跟敵人同歸於盡，退守嗎？實在我們的恥辱，也是我們的失敗！」

「他媽的！」一個很粗笨的高大漢子說：「退守？誰會退守！告訴我！誰敢退守？我們是不能退守的，拼，大家拼了就算！」

在他們這種合理的辯論中，以爲可以糾正那位沉默同志的意見，其實那位同志提出退守問題，是深謀遠慮，另具獨見的。

那個體格魁梧的笨重漢子，在中國未抗戰前，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土匪，從徐州至台兒莊這段路程中，誰都害怕他，誰也討厭他，這次因爲家鄉淪陷了，一家六口全給日軍殺光，他才決心加入敢死隊來。這次派他出擊敵騎兵隊，正是給他一個報仇雪恥的機會。

「沒代價，不犧牲！這是我們的信條。我們不輕易去出擊，要是出擊了，一定要成功！這是

我們出擊的定義。我們更不輕易拿自己的生命去跟敵人開玩笑，除非有絕大的代價。」中央特派員怕他們對工作太熱情，爲着工作的展開而各具見解的鬧成意見，這是在工作展開中最不幸的事。他像解釋似的，訓導似的，折衝了這問題，同志們既然以身許國，就不該逞英雄了。

第二組同志的工作表面看來好像很簡單，但任務却是相當重大，中央特派員就心着這組同志萬一弄糟了，整個戰局會受到嚴重影響，津浦線的四十萬大軍，會受到意外的打擊呢！

「XXX均有二十多里的長距離，我們這樣單薄的力量似乎不够吧！」另一位同志也體量到這個環境，會意着中央特派員的意思把問題轉移了。同時他們的態度也跟着這位同志而轉到別個問題上面去。

「到了敵後，我們要召集那裡的游擊隊長商討的。我們是當然要與這線發生接觸的游擊隊全隊集中XXX，配合我們的特務敢死隊共同作戰，這也算是一個具體的補充辦法了。」

中央特派員很認真的解釋過後，跟着靜默起來檢視着第二組同志們的態度，雖然他們的勇敢和能力是使他安心，不過再慎重考慮下去的時候，他却會在懷疑與不安的局促中。

「諸位太興奮了！」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繼續地說：「要是沒有旁的問題，各位請隨便休息，等候出發。」

特派員回到房間裡在翻檢着另一批關於敵內的圖表和資料。

「第三組同志請進來！」

第三組同志佔了三分之一是天姿活潑的少女，她們的任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不是鐵血的肉

博的工作，但她們的收獲，常常會使人驚異，驚詫她們會得到離奇的成功。因為她們多半是天才的特務人員，除了負責探聽敵內的軍事行動與情報外，有時會來套突擊和毀滅的最殘忍而又最轟烈的的工作。

中央特派員把這組同志一個個的分配着工作，最後一個是跟他一起從東京回國，一齊在中央特務人員訓練班畢業，也一起被派到戰區裡，跑遍了第X戰區敵內的B情報員。

B情報員和中央特派員是有一段不解之緣的。他倆在童年時代中是同學，是鄰居，是一對青梅竹馬的伴侶，同時他倆的家長，爲了做成這對天聰的孩子他日有前途，曾經聘了一位日籍教授担任家庭教師。

他倆在這快樂的環境裡，度着童子生活，有如一對同胞兄妹，有如一對相依爲命的伴侶，可是這美麗的生活，只給他倆享受到童年，

由於環境的變幻，使他倆離開了這可愛的家庭，美麗的生活，更離開了父母，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一天一天的在祖國的烽烟裡長大。

他倆的祖父部是在東京經商的，他倆的父親是帝國大學的同學，他倆的母親同是東京人，他倆自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而至東亞同文學院裡都是同學。

東亞同文學院是日本的得意學府，在他倆的攻讀期中，是全校的高才生，那時候，跟他倆最投合的朋友，是山磯櫻子和南造雲子。因爲他們四人行動一致，一起生活，同學們都稱呼他們做「四兄妹」，中央特派員是老大哥，山磯櫻子是二姊，南造雲子是三姊，B情報員年紀最小了

，他們的妹妹。他們都稱她做「小妹妹」。

由於中日邦交一天一天的惡轉，他和小妹妹跟着父親離開日本跑到青島去，恰巧南造雲子那時候也跟着她的哥哥南造旗遠到青島去遊歷，暗中作秘密底軍事考察的。

當中央特派員想念到青島的生活，與南造雲子過着一段難以磨滅的生活時，他就很自然的會聯想到南造雲子的別後情況，真的，他隨時隨地在關懷着她，像關懷着小妹妹似的，但關懷只管關懷，根本他們就沒有再度會面的機會。

在深深的回憶中，他已忘却了已身躺在火線裡，和目前所負責任的重大，實在是南造雲子給他的印象太深了。

「瞎想什麼？默頭默腦的！」小妹妹呆視着他那癡迷的幻想神態，故意向他發問。

「想着我的往事！」中央特派員如在酣夢中醒來，微笑地定了神，含糊地回答。

「往事？有什麼值得我們去追想呢？」

「當年不可分離的四兄妹，現在變成兩條對敵的陣線，要是我們在工作中見了面，冤家相逢，可不懂得怎樣解決呢！」中央特派員半似忸怩的答。

「當年的朋友變成今日的敵人，這並不算稀奇。大哥，也許你又在追憶着山磯櫻子或南造雲子吧！她倆都着實愛你，尤其是那富有憂鬱性的南造雲子。哈哈！」

小妹妹賊忌地搨出一副不自然底冷笑臉孔，中央特派員也很難爲情的低下頭去，不做聲色的在迴想着。

他明白到目前談話，是會妨碍工作的這深深的反省，使他改變爲嚴肅的態度，壓制着內心的感情回到工作的話題去。

「這次要給你一個最嚴重的任務了。」中央特派員以推敲的眼光注視着她。

「怕幹不了吧。」

「那裡的話。」

「擔任什麼工作？那方面的？」

「負責情報總站！」

「電報機不成問題吧？」

「老早佈置好。」

「好吧，還有旁的問題嗎？」

「祇這一點兒，可是你不要看得牠太容易，整條戰線的聯絡貼就在這裡，勝利與得失也在你的掌握中，四十萬英勇將士的安全也在你的肩膀上，小心一點兒去幹吧！」

中央特派員深知道B情報員最擅長的是探取敵情和收發電報，同時，在她的天聰與工作的熟練來說，是很可放心的，其實這樣的工作，除了她能够去負擔之外，再難找其他的同志去替代了

「情報總站設在那裡？」
「小妹妹在虛心的考慮中，對她所負的任務却起了一種就心，生怕自己萬一失敗時，要危害了整個戰局。」

「小妹妹，說起來你是不大相信吧，我們的情報總站，要設在磯谷師團的野戰醫院裡！」中央特派員故意輕淡的說。

「二十三陸軍野戰醫院嗎？」

「聰明的，你也猜中了。」

「不會跟我開玩笑吧！」小妹妹懷疑地反問。

「誰跟你開玩笑！」

「還不是開玩笑嗎？人家組織得多嚴密的野戰醫院，怎樣能够混進去？」小妹妹不耐煩的追問。

「辦法總是有。」

「快說呀！老是吞吞吐吐的，急死我了！」小妹妹很緊張的催促中央特派員下個結論。

「急什麼？看你像一頭瘋狗似的！告訴你，我們的教授在裡面當院長呢！」中央特派員擺出一副絕有把握的態度，向小妹妹微笑地說。

「田籐正中嗎？」

「對呀！」

「可是我們現在跟他他是敵人了，他還可以幫我們的忙嗎？」小妹妹老是善感的迴視着中央特派員。

「田籐正中是個多慈善的老教授？你可以去請求他，拿我們過去的歷史與關係跟他們商量，

什麼事情都總有辦法解決的。」

「不過……他總是我們的敵人呀，跟敵人商量，這簡直是開玩笑！」

「你不能够這樣子說，辦法總是有的。」

「老是辦法辦法，我聽膩了。」小妹妹在生氣了。

「我寫一封信你去看他，敘述我們回到天津後，中日便開仗了，無時我們便到徐州去教書，等到徐州打仗的時候，爸媽都失蹤了，祇剩下你留在這裡，麻煩他照料你，這不是可以使他相信，替你想辦法嗎？」

中央特派員像說故事似的，以輕鬆的口吻慢慢地告訴給小妹妹，還教他遇到了田籐正中的時候，怎樣應付，怎樣處置，怎樣哭，怎樣笑，怎樣撒老人家的嬌，惹得小妹妹哈哈地笑起來。

四

每個同志經過中央特派員的小心個別談話後，這××名身負衛國重責的青年，一個一個的跟中央特派員握着熱烈的手，他們嬉地像一羣野孩子似的爬上交通兵團的汽車去。

「大哥！我們等候你來，到礮谷師團的後方再會吧！要是見不到你，我死也……」

「小妹妹？不會的，你太興奮了，冷靜一點兒吧！我快來了，到礮谷師團的後方再會吧！」中央特派員把小妹妹送上汽車，微笑地注視着每個同志們的面孔，心裡惹起一陣酸痛。

在××司令部門前的廣場上，嘈雜的同志們都要高嚷着，他們神氣，十足的表露着忠勇的姿態，

那炯炯的目光，像要把敵人活活的吞噬似的。

中央特派員的手給每個同志們牽動得忙不了，交通兵團的列車在慢慢地向火線前進了。

×司令和中央特派員佇立在司令部門口，呆視着前進中的交通兵團底列車，在遼遠的，迴形的，高崗低谷間矯健地疾馳而去。

中央特派員瞪視着遼闊的天野，心情紊亂，他明白到同志們所負的責任的重大，和完成責任的艱危，熱血青年在全面抗戰中所表的無上的英勇，是令人欽佩的，而這一批工作同志的視死如歸的忠貞，引起他無限的快慰，期望同志平安歸來的念頭，在他的心頭劇動着。

歷史的推演明白地告訴他，這個是非常的時代，時間的寶貴，不容許你有些須徘徊瞻顧，祇有勇往而前，他鎮壓內心的遐想，深深地噴了一口久壓在胸膛裡的鬱悶之氣。

交通兵團的列車仍是背着迢迢遙遠的出發點前進，緊滾着底車輪，捲起了公路上的塵埃，有如一條黃龍，永不疲倦的追蹤着列車尾巴。

黃塵捲蓋了汽車的輪廓，車上的同志揚着司令長官發給他們的小型國旗，這根小型國旗，到了防軍交界處，是要給還前線我軍的通訊站的，同時這根國旗上面，每一個同志都書上自己的名字，作永久的紀念。

我敵雙方大軍，向着火線在急度的補充中。

前線，在每次鏖戰後總會沉寂一個短時間，這個時間，根據富有經驗的老兵說，叫做「補充時期」，是每次大戰後一個古今中外的必然狀態。

各方友軍，風起雲湧的，向前綫進發。

火綫雖然仍在沉寂中，但離開火綫不遠的較後方，人們在匆匆的忙個不了，除了火綫中的監視哨和散兵綫的崗位是眼睜睜荷着槍外，其餘壕壘中的士兵，正在打瞌睡，有些三五成羣聚集在談天，這情景，會使人忘却了它是個血泊的戰場。

除了不知從何處送來的遠遠的軍砲聲外，遍野是死寂了。

火綫附近的村莊，婦孺老早就跟物資疏散了，現在剩下來，全是負有工作能力的壯丁們。道途上的便衣隊，憲兵隊，密探隊驕驕地巡邏着，他們在防禦漢奸和敵探的混進與活動。

×司令不耐煩地離開了中央特派員回到司令部裡，這時走來了一位體格十分魁梧的×師長，拍拍中央特派員的肩膊，嬉笑地去取笑他。

「小妹妹總要同來的，人已經跑了，還痴想什麼呀？」×師長說過後又發出一陣狂笑，這却使中央特派員有點難為情了。

這個胖子是中央部隊的第×××集團軍的師長，跑起路來挺吃虧，但他騎上馬背的時候，任你遠走高飛，都會把你抓回來的。

×師長在北方的時候，聲譽很好，在津浦綫戰事發動的時候，曾經消滅過名聞遠東的秩父師團，在高歌奏凱回師的那個晚上，他開了一個盛大的官兵同樂會，興奮全體官兵，他在那個似有狂歡性質的同樂會中，化裝一個騎士，表演他那驚人絕技「騎士獵狗」，那時候，他把一根繩子綁在手上，鞭着馬，逐着狗，跑了幾個圈子，師長的眼睛昏花了，狗雖然給繩子綁着，但人與狗

一齊摔在草坪，全體官兵，來了一個捧腹的狂笑，哄動了整個靜寂的荒野，有些眼淚都給他笑了出來。

現在X師長和中央特派員不約而同的調到徐州來，而且是增援XX據點的，在他倆的相聚中不覺回憶着往事。

中央特派員在腦海裡猜想着，XX據點祇是一隅之地，竟牽到這樣多的軍隊，可見用兵的玄秘，X師長所統領的是最新編配的機械部隊，也是調到這裡來。他很有把握的信任着，只要我們的特務敢死隊能够不走風的全部抵達敵後，不生變故，這據點的奪回，實是不費多大精神的。

大概奪回據點後，還要繼續前進吧！也許會一鼓作氣的進奪XX城，不過這種直搗戰術，中央特派員是認為不妥的，原因是敵人調來了大批的輕騎隊，而且大軍雲集，不消說是會給敵機空襲，同時很容易給敵人集中力量迂迴包抄呢？

這次再席的大反攻；第四次肉搏的據點爭奪戰，我軍補充得十分完備，中央特派員很明白的，只得一個短時間，這位神號鬼的血戰之幕，快要掀起了。

輕重隊的補充，漸漸抵達第三線，砲兵隊和戰車隊，爲了避免空中所能窺探的目標，一起的富集在森林區中，靜候反攻的總動員令。

向着第一線增援的補充部隊，零亂地紛集在公路上，他們大概涉行得太疲憊吧，從兩段的公路起，延至北端的極點，滿佈着螞蟻形的陣勢，成群結隊的給公路約束着他們的自由行動，向着人緩慢慢地蠕動。

貼近火綫的前方，雖然在這人興奮的，但目瞧着士兵們所遭遇到的艱苦生活，有時却又令人滴下兩點同情之淚，中央特派員在這種環境下，嘆了一口氣跑到司令部去。

經過參謀處的時候，他碰着担任左翼的湯恩伯，和担任中鋒的李宗仁，這兩身經百戰的將軍，足使敵人心寒胆怕的。

將校集議 現在改換了另一個隆重的場面，這據點的爭奪戰能否成功，敵人主力部隊的礮谷和板桓兩個師團能否消滅，每個將領都精神奕奕的注視着××據點的軍用詳圖，當中那位沉默而穩重的，就是使敵人喪魂失魄的李宗仁將軍，站在李將軍身旁的，是左翼的湯恩伯和右翼的孫連仲兩位虎將，其餘圍集在兩個的，是這綫的高級參謀和各軍師長，此外，還有不少中央特派的軍事大員，參謀顧問，白崇禧將軍也是其中的一個，中央特派員很安心的向着各位將領迴視了一個圈子。

經過這次高級的軍事會議後，決定明晨五時正，全綫下總攻擊令。

××據點是個天險高坡，兩邊是峭立嵯峨的懸崖嶺，祇有中間一條灣曲狹窄，敵軍的出擊，我們的進攻，先要衝過這隘口，在這次高級軍事會議決定後，我們分五路進攻敵人的××據點。

第一路中鋒，由這身經百戰的李宗仁將軍親任統帥，進攻隘口。第二路左翼，由湯恩伯將軍主持，包抄敵軍右翼。第三路右翼，由孫連仲將軍負責，迂迴敵軍左翼。第四路是敵後游擊隊，與深入敵內的第五路由中央特派員所領導的敢死隊作拉鋸形的破壞敵後和腹部，使這所謂雄霸東亞的礮谷坂坦兩主力，全軍覆滅。

當時敵軍以礮谷師團爲主力，坂垣師團爲側擊，與礮谷師團作兄弟軍的，除了調整後之原有三個師團和兩個騎兵聯隊外，還有新從華北及朝鮮調來的精銳防軍一零一，一零四，及第九師團，三十六師團。這大量的增援部隊，都是敵國的所謂「軍中國寶」。

爲了軍事情勢漸趨緊張階段，火線上雖然未至轟烈的搏鬥場面，但前項的小接戰，也漸漸的緊密起來了。

隔山敵人的小鋼砲聲，我軍的迫擊砲聲，互相敬禮地從隱約地斷續地衝破這沉夜的空間。

時間還遠離着黃昏，可是在這山嶽地帶，太陽的芒光已經給險峻的萬峯吞噬了。衝鋒，陷陣，這段英勇的抗戰光榮史績。

悲壯的激烈的，全綫總動員的命令正式發下，坦克車隊常引着壯士們向第一綫推進，他們的熱血存沸騰着，待候等不到明晨的總攻擊令便要馬上向敵人廝殺的樣子。

笨重的戰車隊，野戰砲隊，和全體官兵都朝火綫挺進。

中央特派員被派到迂迴礮谷師團後方的××坳去，與今晨出發的特務敢死隊互相照應。

一輛裝甲三輪自動車，把他送到似乎尚在死寂的側面前綫去，在那灣曲的羊腸古徑上跑了好幾里路，這灣灣的古徑，是通往敵後××村的捷徑，敵人也不懂的一條小徑。

他牽着一頭乳牛，穿着一身鄉下土著的打扮，看他的神氣，是個窮困的樣子，連家裡僅有的頭頭乳牛，也要牽到對村去發賣，才可以活下來。他十分肅穆地，口裡含着一根旱煙筒，渡過了華軍陣地，也渡過了敵偽軍的監視綫，一步一步的把乳牛緊牽着，向敵方腹部的古道前進。

敵軍似乎還是不敷分配吧，嚴格地說，其實是怕我們神出鬼沒的游擊隊向他襲擊，除了左中右三條主要幹綫是由敵軍主力鎮守外，其餘所有敵人，認為懷疑的小道古徑，全部交給偽軍和台籍軍隊守備，這是敵人最大的弱點，早給中央特派員明白了。

「站着！」

「舉手！」

「不要動！」

連串的類似嚴肅的口令，從樹林裡恐怖地傳出來，鎮定的中央特派員佯作驚駭的樣子，機械地隨着口令而停止不動。

他把乳牛更吝嗇地緊牽起來，旱煙筒也收起了，一種十分迫真的土頭土腦的樣子，生怕鎮守這裡的偽軍要奪取他的乳牛似的，驚慌，畏懼，顫抖，在他的態度上處處透露着，偽軍哨兵瞧着他的樣子，也覺得怪可憐的。

「到那兒去？」一個待兇惡的偽軍從樹林裡跑出來，兇兇地向中央特派員發問。

「老爺，我的母親生了病，把這頭牛牽到對村去賣，求求你放我通過，賣了牛回來救救母親。」

「對村姓甚麼的？」另一個似有慈悲口吻的偽軍跟着發問。

「周家村，是我舅舅的家裡。」

「你就把這頭牛賣給你的舅舅嗎？」

「對的。」

「快些滾吧！」

中央特派員以怯懦而愚笨的姿態出現，瞞過了哨崗，通過敵人最後的一個封鎖線。

當他抵達周家村的時候，散佈在村落郊野的特務敢死隊，不停地向他送着注目禮，爲了周家村是敵輕騎突擊隊的駐紮地，他們當然不便招呼 and 談話。

特務敢死隊在中央特派員的指揮下，一切似乎都有計劃的，他們在這村落的丁字路口，開設一間小茶館，這間小茶館，便是他們的供應站，軍備的接濟，消息的傳遞，人力的溝通，命令的聯絡，都是在這間小茶館中去決定的。

他們機警地把各方收集來的情報，一起送到這間小茶館，馬上把寶貴的情報拍發到司令部去。中央特派員抵達周家村後，同志們都臉露愉快底鎮定神色，他敏捷地發動了聚集在小茶館一帶的敢死隊組長和隊長，各游擊隊長，在明晨中國時刻（淪陷區是用日本時刻，比重慶時刻快二小時。）五時正發出的軍砲聲，做全線分頭向××據點總攻的訊號，和進擊敵司令部的總訊號。

磯谷師團的增援部隊，還要等待到明天中午才能夠把全部主力補充完備，中央特派員與正規軍趁着這個先發制人的機會，爭取時間去全線總反攻，無疑的，是很有把握呢！

敵內的同志們在整夜的準備中，中央特派員也覺得是滿意了，他們在深夜裡得着片刻的休息各自尋求甜夢，等待明晨去跟敵人拚命。

時間似乎不容許他們留戀的，夜，給靜寂的空氣湮沒了，很快的，到了第二天的晨曦。

五

第一號勳章

今晨，滿天的朝霞掩映得十分美麗，同志們很早的爬起床來，他們在聚精會神的注視着東方天際，那雲彩，在光怪陸離的變動着，五點鐘的中國號砲，給每個守候在敵內的同志們期待着，果然的，這重砲聲就從東方的雲際間給高山迴聲過來，向殘暴的敵人怒吼着。

這時間，由中央特派員擺佈下的特務敢死隊，早已全部佈置妥當，他們分發在敵人野戰醫院中，隊伍內，兵營裏。

給全體同志最愛護的小妹妹由於她的天真與伶俐，終於如願的混進中央特派員所指定的敵「磯谷師團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中，替「皇軍」担任看護的工作。

磯谷師團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的院長，是日本帝國大學的老教授，他在「東亞同文學院」時代，是取名「田藤正中」，這次被軍閥強迫抽來侵略中國，離別妻子當然是滿懷悲憤與抑鬱的。田藤正中是個五十來歲的慈祥教授，在中日未發生戰事前，他還是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的家庭教授和健康顧問，這次她能够很順利的混進磯谷師團的野戰醫院裡，着實是由他帮忙的，原因是多年的師生關係。

一個暮年的慈祥教授，在流浪到中國戰場上，本來是境況悲涼的他，在他心目中的小妹妹，更是一個可憐的流浪兒，她那飄泊中孤苦無依的惹人憐憫的表情，是相當逼真的，其實年齡尚在童年中的她？誰會猜想到她是個天才特務員？又誰會去懷疑她是個强有力的勁敵？軍閥的死對頭整個上午，雙方在猛烈的砲戰中，更爲了這是山嶽地帶，敵人一往所恃的優勢，機械部隊和野戰砲隊，在這裡是運用不靈的。

重砲火焰，瀰漫天際，施威地開展着。

我軍的迫擊砲，敵人的小鋼砲，都是這第四次血戰展開中的代表戰，那隆重的，震動遐邇的密集聲韻，在山谷間迴聲反應，形成了抗戰後第一次遭遇的砲兵陣地戰。

根據敵人那匆匆調動的蹤跡，佈防的形勢，在中央特派員那縝密分析下，是向我軍採取包抄戰的。

爲了這個急轉的軍事情勢，中央特派員更在小心查察裡，同志們也分頭給予他不少的情報做參考，他們在縝密的工作下再三的考慮，肯定了敵司令部計劃了這場惡戰的戰畧，是傾動所有的輕騎隊深入華軍腹部，突破中路陣地五十里，再分左右兩路迂迴我軍兩翼，實行他那一貫的「色當戰術」底急度戰畧，要是我軍疏忽了，不是全軍覆滅嗎？

中央特派員這肯定的分析，一點也不錯，當敵司令部把這個作戰策畧計劃妥當的時候，離開發動時間祇差二十分鐘。中央特派員馬上命令第一組組長統領敢死隊開始進攻敵司令部，同時交給小妹妹把這嚴重的電報，在三分鐘內要拍回我軍司令部去。

「敵司令部發動輕騎隊四千名，進攻我軍中鋒，實行突破五十里後，迂迴兩翼，現在開動中，××坳我方之密集敢死隊，快與搏鬥，中鋒一綫，速謀應付。」

小妹妹敏捷地開動着發電機，這重大的任務，給她不大吃力的便完成了。

鎮守××坳準備消滅敵人四千輕騎隊的第二組同志們，中央特派員就心着他們的力量太單薄，他決親自主持這個突擊的任務。

第二組同志祇有××名，而責任又這麼重大，中央特派員爲了責任所在，不得不苦幹下去，他把這綿長至二十華里的××坳，分爲十二個作戰據點，同時把每三個同志便劃分爲一個作戰單位，每三個作戰單位便成一個小組，三個小組便成一小隊，三小隊成一中隊，三中隊爲一大隊，每個大隊負責一個作戰據點。他們隨着地形分佈在遠近各有靠身的和掩蔽的山崗與森林裡，即使給那輕騎隊發覺他們，也不能把他們全體包圍或俘虜的，除非是彈絕人亡，但也得與敵人同歸於盡！

因爲這線過於嚴重，生怕敵騎兵隊衝出了××坳向我中央突破的時候，左右兩翼，實在是至爲危險的。

當中央特派員在殘谷師團的野戰醫院裡秘密地會見了小妹妹後，便隻身轉到××坳去。遠山近坡，草坪樹蔭，那暗藏着的同志們不停地向他發出了一種祇有他們才會意的訊號。

藏在敵軍附近的輕重機關槍，和分佈在村落裡的子彈和槍械，老早掩過敵人和偽軍監視線，結集在××的兩邊山麓。

在事前，中央特派員已把今日的計劃定下，他給那裡的游擊隊長在每隔一華里的適中地點，先後的在佈置了一兩間而至三四間的茶寮，賣的是香烟，餅食，和普通的旅行藥品，除了經常的做了游擊隊和特務人員的流通站外，還在這裡負有轉運軍火，傳送消息，埋伏同志的使命，此外，更可以在過路的敵軍和偽軍官員的休息中，從他們的談吐間探來了不少寶貴的消息。

「茶娘」在每間小茶館中照例總有一個，或兩三個，這些茶娘，也是在中央特派員所領導的

女同志中挑選出來，她們不祇要談吐和舉止大方，而且一定要精通日語，在他們這嚴密的組織下，一切都把敵偽瞞過了。

每間小茶館的內室，都架設着一挺重機關槍，等待敵輕騎隊衝過的時候，來一個意外的密集掃射。

這裡的茶娘，伙夫，而至過境休息的顧客，全由第二組同志化裝的。這十多間有如堡壘任務的小茶館，是担任阻止騎兵隊轉入××坳任務。

萬馬奔騰般的勁敵在開始發動了，××據點的爭奪，是掀起空前的戰鬥之幕了。

廝殺之聲，響震天際，混亂着敵人急進的鐵蹄交響着。我們的敵內敢死隊，各自使命的開始他們的任務，轟擊敵騎兵隊和分頭進攻敵司令部。

敵方腹背，却陷於混亂狀態的遭遇戰中。

××坳的第二組同志，聽候着中央特派員命令。潮湧般的敵輕騎隊，浩浩蕩蕩的向山坳裡進，同志們鎮靜地隱蔽了身軀，聚精會神的把目標瞄準山坳，他們都在提心吊膽中。

等到敵輕騎隊全部深入××坳，中央特派員才把口令發出，一唱百和的，這口令傳遍了××坳。

「目標……棕馬白點……發放！」

中央特派員在高崗上狂呼着，他首開紀錄的瞄準了敵騎兵隊長，一連放了六槍，跟着重機關槍聲，輕機關槍聲，手榴彈聲，混亂的手槍聲，廝殺聲，××坳上成爲一個鬼泣神號的血肉

戰場。

在四面伏擊而陷入混亂狀態中的敵輕騎隊，前擠後擁的充塞在堖裡，密集的手榴彈向着堖間猛烈施放，中彈的，咯血而死，倒在馬下的，給驚狂了的鐵蹄踏死，全部輕騎隊困在堖裡，欲進不能，欲退不得，十多間的小茶館裡的重機槍陣地，却不留情地把火力所及的輕騎隊，全部擊斃。情勢與環境迫成敵輕騎隊唯一的生路，祇有向着兩側高麓逃亡，這樣，第二組同志使敵輕騎隊發生了肉搏，因為我們的隱蔽處，已給敵人衝來，當然要掀起一個更悽慘更壯烈的驚天地的肉搏戰。

忠勇的同志們跟敵輕騎隊拚個死活的搏鬥着，苦戰着，中央特派員力不示弱的指揮着這衆寡懸殊的敢死隊，在兩小時的勇敢和艱苦的支持下，這血的場面，靜止了，結幕了。

出乎敵人意外的××堖之混亂遭遇戰，使敵輕騎隊損失得十分慘重。敵騎兵指揮官給我們這神出鬼沒的敢死隊，勇猛地擊斃了。

中央特派員在這福勇的指揮中，不知什麼時候受傷了，莫明其妙的倒在山麓的敵陣裡，最後，終於給敵人的搜索隊發現他是華軍要員，很慎重的把他扛到敵司令部裡。

六

當他回復了知覺後，已在敵軍磯谷師團的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裡，做了一個失了知覺而被俘的俘虜。

在一個光線很調和的病室內，四壁是蛋黃色的，那東洋花布製成的簾幕，給斷續的涼風吹蕩

着。中央特派員悠悠地把眼睛睜開，不會感覺得光線的刺激，更不會感覺得什麼是可怕和危險，因爲他，似乎還在半昏迷的狀態中，傷勢似乎尚在險惡的危險期裡。

到了黃昏將降的時候，整天熟睡的他，像做了一場惡夢似的驚醒了。

他吃力地追想着那壯烈的搏鬥場面；他未受傷時之搏鬥場面。他不會注意到目前處境的安危，祇担心着這次所負的使命能否完成，那同生共死的同志們能够安全退到集合地點有多少？這是他心中最不能忘懷的一件事。

房間裡，一座不高不矮的病榻，給中央特派員像僵眠似的靜睡着，有時在他腦海紊亂的時候，「目標……棕馬白點……是聯隊長……發放！」的聲響還在耳鼓裡迴旋着。

所謂組織完備的「軍國醫院」——磯谷師團的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它的組織，祇有一個院長，這院長是神通廣大的萬能醫師，不論任何一種疾病或創傷都是由院長一手包辦。此外，還有一個內科助手，一個外科助手，一個配藥，三個看護，這些工作者，全是由本島護士學校和醫科學校強派來華的女學生充任。

中央特派員經過出籐正中施用手術和打了強心劑後，漸漸在清醒過來，他轉側了睡倦了的身體，睜視着室內的佈置，和茶几上擺着那藥瓶的牌子下個分析，他肯定了這是一家敵方醫院，同時更肯定是給敵人俘虜了。

由於頭部的負傷而影響到他神經昏亂，他聯想到癒後要給敵人威迫利誘，火拷毒問的情形，一種殘忍酷辣的刑具，非人道的處置，這却使他有點難耐。

在昏迷中，他輾轉反側在忖度着未來的命運，同時感覺得睡在床上腰部有點酸痛，雖然傷口在疼痛中，但仍支持着精神吃立在爬起床來，希望跑到窗前查察這個環境，可是當他轉動的時候，却給人家用手按着了。

他驚異地睜開了眼睛，注視着站在身邊的那個老頭子田籐正中教授，和已經升任了看護的小妹妹，他們敏捷地開始替他洗滌傷口，一塊沾潤了藥水的綑帶鋪在他傷口的肌肉上，使他痛苦得馬上呼喊起來，雖然受傷者的呻吟與呼叫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在小妹妹的心坎中已經是創痛欲絕了。

由於中央特派員發覺了老頭子是田籐正中和看護的是小妹妹的時候，他便肯定了這是磯谷師團的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而且證實了自己是個受傷的俘虜。

極度悲傷的小妹妹，她那沒法隱藏的不由自主的熱淚，一點一點的滴在中央特派員的額沿上，使他感着一溫暖。

站於小妹妹與田籐正中之另一邊的，一個和他似曾相識的女看護，不過在傷口疼痛的中央特派員，也許記不起曾經在甚麼地方會過面的，在他的麻亂的腦海裡記不清楚了。

「你痛苦嗎？」

這位明媚而慈淑底看護，眼眶嵌着一顆靈活明潤的眼睛，閃閃地注視着中央特派員，雙手緊握着他那軟弱而發熱的手，使他不能瞎動，好讓小妹妹和田籐正中爲他洗滌傷口。

田籐正中露出一副很鬱悶而又很就心的眼睛，愁視着小妹妹和中央特派員，很像告訴他：

「你們不要說話啊！旁邊的她，是軍部派來查探日奸與間諜的密探，危險的！」

她是九州人，一個近乎神祕的日本女間諜，隸屬黑龍會特派駐紮磯谷師團的密探，專任查探日奸和華方特務人員底消息與蹤跡的，同時，她是敵陸軍省參謀「南造雲子」的妹妹，中央特派員認識她的時候，雙方還在童年，她叫做「南造雲子」跟山磯櫻子，小妹妹是四兄妹，不過分離了幾個年頭的她，樣子着實改變得有點教人不大相信。

「雲子！你什麼時候到中國來呢？」中央特派員很吃力地把眼睛睜開來瞧了她，而且荷着沉重的痛楚，呻吟中向南造雲子發問。

「還不是那個時候嗎？我倒忘記了我們的祖國在鬧着什麼嚴重的事件似的，那時候，很像我們的祖國在快要打仗的樣子，難道你痛昏了嗎？我不會忘記我說過的話：祇要我們的祖國能够和平解決，我要再來中國的。誰會想到却會在此時此地相見呢？我回到家裡的時候，又要鬧起嚴重的婚姻問題，那時你已離開青島，找不着你的消息，後來家裡迫得我簡直沒有辦法，結果就跟哥哥鬧翻了，跑了出來，參加看護組派來磯谷隨軍野戰醫院，後來……」

「不要說了，我聽膩啦！」

中央特派員給南造雲子嚙蘇得不堪其擾，很吃力地說出這句淘氣的話，中止了她那滔滔的自述，其實她沒精打彩的態度，會影響她那逼人憐愛底慈淑之美的。

小妹妹乘機向南造雲子報以一個勝利的微笑，但南造雲子孤立地滴下她那久藏着的珠淚，唏噓的泣着。

中央特派員這句足使南造雲子難堪的話，說來是多痛快啊！他却忘記了目前的痛苦和危險的處境了。

新的環境，新的遭遇，刺激着他目前的一切，但偶一念到自己的責任和今後的悲劇，他的創口又高度的發熱，由於高度的發熱，創口又在劇痛中，輾轉地呻吟着。

「好孩子！不要囑咐，靜靜地休息一下吧！」田籐正中還以對他一貫的保姆般的態度說，加那滿口「庫頁」聲音的日語輕輕地去安慰中央特派員。

小妹妹靜默地來視着他，深心裡儘管在悲傷中爲他今後打算，其實深入虎穴的他倆，要平安脫險，却是一件挺傷腦筋的事。

南造雲子嘆了一口氣，偷偷地抹淨淚痕，把那潔白的毛氈子替他蓋着肩膀，還把那翻歪的布枕秧，體貼地看護着他，使他安靜地休息。

在這場合下，中央特派員要是給南造雲子發覺他是個華方間諜主腦的話，確是最麻煩不過的，可是做了俘虜的中央特派員，還有可能去痴想逃脫之夢嗎？這恐怕在負傷的今日，難以實現的。田籐正中替中央特派員敷了藥後，循例的爲他診脈，有時還不停地用手指作有節奏的敲他胸腔的骨節，使他莫明其妙的看着田籐正中那默默不動的怪神態，他聚精會神的盯視着老教授，嘴唇間發出一種描畫不出的微笑。

「雲子，几上的東西都不用了。」田籐正中像別有所思的吩咐南造雲子把那几上的藥瓶洗池刀鉗火酒爐等，這些受傷者最討厭的傢伙，跟他一起拿回藥室去，另一方面很懷暗視小妹妹在看

護他的樣子。

當南造雲子隨着田籐正中跑出房門的時候，她以敵視的眼光盯視着小妹妹，露出一副失望而妬忌的態度，似乎在暗罵着小妹妹不該奪了他的老朋友。

病房裡，只剩下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室內的空氣，寂悶得使人恐怖。

遠遠送來三兩的重炮聲，隔房傷者哀號聲，混雜在難以分析的垂危底重傷者的呻吟聲，中央特派員同樣以負傷者的心情，憐惜到每一個傷病者，雖然這間是敵人的野戰醫院，而傷者都是他的敵人，但惻忍之心，總有一絲維繫人類的共鳴之感。

碘酒的臭味，不停地襲擊着他底嗅覺，呼吸是不大舒適的。

子彈擦傷了中央特派員大腦右側的頭骨，爲了頭部受到嚴重的打擊和震動，說不上幾句話，知覺是含糊，腦筋麻亂了。

環境變得更怕人，他以特異的眼睛注視着在傷感中的小妹妹，一顯給熱血薰淘了的壓制不住的心情，快要爆發了，但每念到身處敵內，又不便妄動，深怕一時的妄動會弄糟了大局，反爲得不償失。

「我們的據點奪回了嗎？」中央特派員鎮定了精神，把這最就念的問題，輕輕的向小妹妹發問。

「成功了！」小妹妹傷感地把聲帶壓低，肯定地向中央特派員點了點頭。

「騎兵隊長炸斃了嗎？」他跟着發出第二個最關心的問題。

「胸部連中三彈，下腿飛去。」

「這是什麼地方？」

「××縣城，也是一個將來必爭之地，日軍退離××坳據點有一百三十多里，我們的計劃全部成功了，每個同志都奮不顧身的盡了最大的任務，這次打了一次空前勝仗，磯谷師團全軍消滅。大哥，你答應我吧！」小妹妹說到這裡，呆呆地蹲在地上，瞪視着他那頭部的傷口，這確使中央特派員怪難爲情的避開與她視線接觸。

「答應你什麼？」他懷疑地。

「答應我的請求！」

「請求什麼？」

「我請求你萬萬不要妄動！國家還用得着我們呢！」小妹妹就心得有些顫抖，不過使她最痛苦的。在工作上還要表露出一種愉快的神色，用鎮靜的舉動去安慰他。

「向我軍中央突破的四千名輕騎隊，消滅了嗎？」

「在××坳吃了我們的虧，死在坳上的有一千二百多，負傷的有九百多，這個死傷情形，影響到整隊紊亂，等到進抵我軍腹部十里時，兩側夾擊，把他全軍消滅，一無生還。」小妹妹以最興奮的態度，給予他一個最安慰的微笑。

「敵軍左右兩翼呢？」

「一部殘軍尚在我方包圍中，據一點鐘前敵司令部的消息，這役進攻華軍的，有六個師團，

兩個騎兵隊，不過能够回來補充的，祇剩下一聯隊，開隊長也負傷了。」

「也在這裏嗎？」

「隔壁房間。」

「××堦的同志怎麼呢？」

中央特派員最懷念的就是這群同生共死的青年好漢，不過他這樣一問，確創傷了妹妹的心，同時也創傷了自己的心。

妹妹哭不成聲的伏在他的胸膛上綴泣着，她找不出一句比較完滿的能够答覆中央特派員的話。

「難道祇剩了我跟你嗎？」

「恐怕對了吧！」

「那損失太大了，寧願犧牲了我們，也不願意損失了他們呢！」中央特派員嘆了一口氣，肅穆地沉默下來。過了片刻，他繼續說下去：「他們的損失，難道一點的消息都沒有嗎？」

「奪回據點，敵軍六個師團和兩個輕騎隊全部消滅，這是能够補償一切損失的。」

「轟擊敵軍司令部的同志呢？」中央特派員再不願談着××堦的問題，希望改提另一問題去明瞭這次特務敢死隊的作戰成績。

「留守敵軍司令部一帶的敵兵有五百名，第一組同志爲了必要達成任務的決心，誓不顧身的冒險行事……」

「成功嗎？」

「當然成功，不過……」

「陣亡很多吧？」

「祇有二十個是轟炸參謀部的時候陣亡的，其餘全體被困。」

「給他們俘虜嗎？」

「沒有這回事，被圍困的跟敵兵苦鬥了半天，最後才跟鬼子搏鬥，直至留下最後一顆子彈，壯烈殉國！」

「那麼炸毀了司令部嗎？」

「燒光了，一的東西也搶救不出來。」

「實情到底怎樣呢？」

「敵軍的將領死傷查不清楚，不過從田籐正中口裡得來的消息，和留醫的高級官佐的談話中，聞說死了少將三人，兩個是高級參謀，一個是指揮官，另有大佐一人，少佐五人，都危在旦夕，留醫本院，他們都是剛從東京跟土肥原秘密調來主持這個戰局的。」

「土肥原的消息知道嗎？」

「消息十分秘密，聞說被擊中三槍，事後用交通機運回東京，生死不詳。」

「也許敵司令部給我們炸毀後，前進部隊失了聯絡和指揮，才被我軍全部消滅吧！」
「這當然是我們的同志用血肉換來的主因了。」小妹妹肯定地答。

「前綫情形你知道嗎？」中央特派員再牽到另一問題去。

「深入華軍內部而陣亡的礮谷師團，有一萬八千名以上，還有四千名最精銳的所謂『軍中之寶』的輕騎隊，沒有在內，被俘虜的總有五萬，還有五千名偽軍，老早給我們疏通了，到了火線才來一個反正，使敵人腹背受敵，殺得片甲不留！」

小妹妹說得太痛快了，眼眶裡纏繞着的熱淚不由自主地滴下來，中央特派員舉起那沉重的手掌，替她抹去這悲喜難分的淚珠。

「我受傷後，你幹了什麼工作？」中央特派員把聲帶更壓低了，改換了另一副較柔和的態度去安慰她。

「我們的同志，爲了擊斃敵騎兵指揮官和進攻敵司令部，事雖成功，但全體英勇同志壯烈犧牲，敵內情報，祇留我一人負責，現在還可以剩下我們二人，說不定……」

「怎樣呀？」

「一樣難保的！」

「就是死，也算不得什麼一回事，我們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把生命來作孤注一擲的，我們要在中國的間諜史中，我們要在世界的戰爭史裡，創下我們可歌可泣的壯烈痕跡！」

中央特派員深知到目前處境的危險，但仍鼓起精神去謀應付。他們都不怕死，也不懂得死是什麼一回事，只要死得有代價，便願意去喫苦了。

「大哥，你太興奮了！我們已經對得住責任，對得住國家，也對得住自己！」

小妹妹愉快地向中央特派員微笑着，她坐在床邊把那一「診證記錄表」讀給他聽，使他安心他的傷口在一天一天的痊癒中。

「你們搬到這裏後還有限司令部通訊？」中央特派員以付度的眼睛去窺探她。

「當敵人退出××垸時，我也跟着醫院退却，那時秩序大亂，醫院裏的東西也不能全部帶走，發報機只有偷藏起來。」

「爲什麼不帶走呢？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命，就是這部發報機呀！」中央特派員以不滿地責備她。

「這點我曾經考慮過的，不過我耽心給田籐正中發覺了，連這最後一個人在敵內的情報員，恐怕也不成呀！同時南造雲子很像在懷疑我了。」

「懷疑你？」

「對的，她懷疑我不是日奸就是間諜。」

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不約而同的視線在緊緊的接觸着，他倆的內心中同樣感覺着，難道南造雲子真的要搞我們的鬼嗎？在這問題下，他實在不敢下個判斷，原因是他了解南造雲子的能力，也知道了南造雲子家庭底軍閥系統，她是受過她的哥哥南造族遠和土肥原底嚴格訓練的，要是她真的跟中央特派員開玩笑，確實是傷腦筋呢！他冷靜地沉思着，回想他們過去的深交，八年的關係，却又相信南造雲子不會跟他搗鬼。

「我們的情報斷絕了嗎？」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呀！」

「司令部一定以爲我們的敵內敢死隊全體犧牲了。」

「不過我現在得了不少寶貴的情報，可是沒有辦法送回去，這跟我們犧牲掉了，又有什麼分別呢？」小妹妹惋惜地嘆了一口氣。

「田藤正中不會懷疑我們嗎？」

「這可用不着耽心，祇怕南造雲子吧！」

「難道他會幫我們的忙嗎？」

「對的！」

「有什麼理由？」中央特派員不大相信的追問。

「當你受傷後，昏倒在山坳裡，谷溫次郎把你背到這裡來……」

「谷溫次郎？」他追憶似的反問：「就是那個體格魁梧的第三小隊長嗎？」

「不錯，他曾經三翻四覆的告訴田藤正中，說你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要他小心把你醫治，不要給你偷跑。」

「後來怎樣呢？」

「直到今天早上，谷溫次郎帶來了一位很漂亮的朝鮮小姐來看你，也許知道你太孤寂了，給你一位小姐，做你私人看護吧！」小妹妹別有所思的微笑着，挺不自然的微笑着。

「他們看見我吧！」

「那罷！」

「結果呢？」中央特派員很着急的。

「結果？哈哈！」

「快說吧！我要生氣了。」

「結果田藤正中說……說你昨天晚上……」

「怎麼呀？」

「你猜？」

「死掉吧！」中央特派員嬉笑着。

「多麼呀，谷溫次郎就跟那位朝鮮小姐跑了，可憐她那失望的神態，却給南造雲子發覺了，我們做着鬼臉去暗笑她。」小妹妹在回味中覆述着。

中央特派員在冷靜的心情下，他在澈底的反省與迴思中，知道不能久留於敵陣，尤其是這間野戰醫院，雖然出藤正中跟他有多年的師生關係，但深怕南造雲子真的要搗鬼了，會牽累到他和小妹妹都一起罹難的。

時光到了中午。

磯谷師團野戰醫院的看護照例是全體出動了，這是巡房的時間，小妹妹因為忙於工作，祇得離開了中央特派員的房間，跟着田藤正中去診視傷病者，這時候，南造雲子却乘機跑到中央特派員的房間來，蹲跪在床沿的被褥上，探聽着類似睡熟着的中央特派員底動靜。

機警的中央特派員，也伴作熟睡似的在窺探南造雲子的究竟。

「我知道你太累了，難道你不可以放開眼睛來，看看我嗎？雖然我們是敵人，可是在我們的中間，根本就沒有仇恨呀！」南造雲子哀怨地說。

中央特派員轉側了身體，呆呆地注視着茶几上的花瓶，和那瀟灑的鮮花。

「雲子，過去的一切，算了吧！我現在已經做了軍閥的俘虜，還有什麼說話？你想一想，我們還不算敵人嗎？而且是勢不兩立的。」

「可是我並沒有把你當敵人看待，難道你忘了在東京時候的生活嗎？難道你忘了在青島時候我們那段美麗的幸福往事嗎？」

「一個陸軍省高級參謀的妹妹，是莊嚴不過的，我明白自己的處境，我不配跟你多談，也沒有多談的必要，乾脆點，還是把我槍斃吧！」

中央特派員的傷口雖在沉重的痛苦中，但他不需要一個友敵難分的知交來安慰，他很明白的，越是強硬，越是受災，不過軍閥不會這樣便宜他的，就是死，也不會給他痛痛快快的死。

「我請求你還是把我們的敵對行為暫時停止吧，這是爲了你的傷口和健康呢！」

「我也同樣的請求你，從我們過去的交流中，證明我是不受威迫或引誘的。」

他這段像毒針似的談話刺進南造雲子的深心裡，因爲她對中央特派員的印象太深了，南造雲子祇有絕對讓步。

「這樣你太挖苦我了！」

「誰叫你不把我槍斃？」

中央特派員那顆忠貞孤高的心情，冷冷地凍僵了南造雲子的心，她再提不起勇氣去向他懇勸和解釋了，氣忿忿地伏在他的胸膛上儘管在痛哭。

責任與友情，祖國和知交，我應該回復那過去的醉生夢死的生活嗎？中央特派員雖在冷靜中去檢討自己，但腦子裡却這樣迴想着。

他不管南造雲子對他的度娘是怎樣的溫柔，不管是發自她內心還是虛偽的，也不管她的態度是善意的還是施用手段的，他只痛恨着傷口在侵蝕着他的舉動，不容許他有任何動作。

「好好的休息吧！安靜一點兒吧！你實在需要休養呢！將來你總有一天要明白我的。」

「明白你，雲子，你不要把我當傻子看！難道我現在還要做夢嗎？我明白你是個陸軍省高級參謀的妹妹，土肥原的一頭狗！」中央特派員恨恨的着說，臉上掛上一絲猙獰的樣子，他的眼睛炯炯發光，像快要拼出火來了。

「這有甚麼關係？反正，我並不是一個出賣友情的人，這點你應該虛心地相信我。」

「誰會相信你！」

「我們不會一輩子都是敵人，祇要你的成見不要太強，你就明白的。戰爭，總有一天要結束的。」

「難道你也討厭戰爭嗎？就是說……你也憎恨軍閥嗎？」

南造雲子給中央特派員這麼一問，她無可答覆的緘默着，同時失望地嘆了一口氣，替他把被

蓋上，踟躕地離開了他的房間，她那顆滿受創痕，飽受風霜的心在戰慄着，這在中央特派員的反應下，也同樣難堪的，其實在青島那段生活，中日尚未打仗的時候，他倆確是一對幸福的相依爲命的伴侶。

睡在床上的他，晝夜總難入寢，他追憶着一星期前的情景，在將校集會臺出發前的偉大場面，個別談話時的氣概，懷念着這羣同生共死的殉國同志，馬上起了一種傷感的哀悼之心。

小妹妹爲了工作過忙吧，從她態度上看來，已經呈現着疲憊的樣子，她輕輕地躡進中央特派員的房間來，生怕驚動了他，她與他最先接觸的，當然他的傷口，同時令他最關懷的，也是他的傷口。

他睜大了眼睛，像歡迎着她的進來。

「大哥，我剛才跟田藤正中說起來，他說你的傷口如果不變動的話，一星期後便可自由動作。」小妹妹深深地呼了一口氣。

「你難過嗎？」中央特派員很感動的向她安慰着，其實她在他受傷以後的態度，確是惹人憐憫的。

「不會吧，我們都是硬漢！」

「世界上有很多不測的事情，時常要在就心中實現出來，我們還是準備吧！」

「準備什麼？」

「準備偷跑？」

「偷跑？恐怕傷口不容許你吧！」小妹妹從考慮中露出一種鬱悶的神態。

「不要緊，也許吃得消的！」

「逗留多一星期，我們就危險多一星期啊！」他更堅決地說。

「那麼什麼時候動程呢！」

她知道中央特派員決定下來的事情，是不容易改變的，爲了這個原因，她才改變了另一種口吻跟他說話。

「明早！」

「明早？太快吧！」

「難道你的工作來不及嗎？」

「不是這個意思，祇不過是就心你的身體。」

「這不成問題，我們決定明天早上三點鐘動程！」

「大哥，你不要太衝動吧，我也考慮到我的處境，是應該早點回去的，不過爲了要守候你，

我的責任是多重啊！」

「關於敵司令部對我怎樣處置，這消息你查探過嗎？」

「查過了，不過你在痛苦呻吟中，我們惟有聽天由命！」

「得了什麼消息？大概是叫我歸降軍閥吧！」

「這是我們意料的，今日土匪原來了一個密令給司令部，由司令部派了一個像少將階級的軍

人來跟田籐中將說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大概的情形知道吧？」

「田籐正中很鬱悶的樣子，大概是請田籐正中快點給你回復精神，用軍部交通機把你送到東京去再說。」

「要是真的把我送到東京去，這不是一切都完了嗎？」

「我就是爲了這個替你着急。」

「手槍還在嗎？」

「不要緊，可以偷取的。」

現在擺在他個心頭的是一條灰黯的途道，要是這途道也不能通過去的話，只有兩個結果，一個是給敵人利用，跟敵人工作，這是不堪設想的。」一個是做了敵人的俘虜，還要受敵人的毒刑拷問，最後是槍殺身亡，這兩個結果，都是一條死路，他倆才把信念堅決得這麼穩重。

逃跑的決心雖決定了，但是怎樣的逃呢？身處敵軍腹地，加以傷痕露目，就是天賜雙翼，也難飛回華軍陣地去。

從大無畏的勇敢中，中央特派員決定了一個冒險的步驟，於是他再跟小妹妹商談下去。

「手榴彈有辦法找來嗎？」

「也有辦法。」

「騎兵馬房，離開這裡有多遠？」

「五十咪突」

七

第二天早上，天是黝黑的。

晨鷄尚未啼曉的時候，小妹妹已準備一切，靜靜地跑到中央特派員的房間來。

她手攜着一束小東西，裡面都是重要文件，兩枝滿藏子彈的槍手。他小心地替她把這文件和一枝手槍纏在腰間，同時把一條東洋黑紗包裹着頭部的白纏帶。

敏捷的動作，襯托着他倆在低談淺說中，他們提綱挈領的把各自得來的情報互相交換着，複述着，懷記着。

在這萬籟俱寂的環境下，生命的微弱，事件的難測，掩映得這更闌人靜之荒野中是如何地恐怖而難堪。

遠近閃爍的螢燈火光，和輸送車由遠而近，由近而遠的疾駛聲，加上清晨的寒露，冷得使人戰慄，津浦綫一帶的深夜氣候，如處沙漠，如在塞外。

從走廊傳來了步伐聲，像窺探着他倆的舉動，這步伐聲嚮，重壓着他倆的呼吸，漸漸的移到房門來。

輕輕的敲門聲傳到他們的耳鼓裡，小妹妹左手吃力地扶着中央特派員，右手壓着手槍彈簧，中央特派員把身體掩護着小妹妹，機警地把房門拉開。

一個緊張的場面，跟着房門的張開而展開了。

南造雲子那滿露傷感的臉譜隨着門扇的拉開而擺在目前，的像洞悉了他倆底行動，才跟蹤到中央特派員的房間來，監視着他倆底行動。

「慢一點，大家不要動！」

小妹妹早有準備，提起手槍對着南造雲子，可是中央特派員却制止着，他倆很了解的，結束了南造雲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過得不償失吧！爲了這個，中央特派員才制止着小妹妹的動作，免遭不測，他認爲應該用另一個辦法去解決南造雲子的。

他服從了中央特派員的命令，把槍放下來，這種勾心鬥角的緊張情景，使他倆連這最後逗留的短短期間裡，也不能自由呼吸而自在小心中把呼吸器靜壓着。

「把手槍交給我！」

中央特派員再命令小妹妹把手槍交給他，泰然地把手槍轉給南造雲子，這舉動是最嚴肅不過的。

「我們用不着多化時間，要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的有三個辦法，雲子，任你自己去選擇一個吧！」

小妹妹扶着中央特派員坐到牀上，但他還是絕不讓步的針對着這個問題。

「你們既然不諒解我了，叫我還有什麼話說？不過……你們總有一天要明白我的，祇要你們不難過，不後悔。」南造雲子十分悲哀的說，臉上是青白的，聲音是顫抖的，她，確是過度的悲

咽啊！

「大哥，要幹，就好好地幹他一個痛快吧！」小妹妹生怕中央特派員一時糊塗起來，特別警惕他。其實這是他的手腕，也是他的慣技。

「好妹妹，你還是年紀輕輕的，在他的傷口和健康來說，是不容許他瞎幹的，我希望你還是等待傷口痊癒了，精神回復了，才再商量吧！」南造雲子委曲求全地勸解着小妹妹，勸解她那絕不讓步的態度，對他倆是危險的。

「我們是敵抑或是友，雲子，馬上可以分析得很清楚，要是你盡忠的話，馬上把我倆槍斃，死亦痛快。要是你顧全友道的話，爲了我，你應馬上自殺！假如你真的爲我着想，尙念舊情的話，應該放我倆回去！」

這段嚴肅而冷酷的話，無可談判的局面刺傷了南造雲子的心，當然的，這三個問題，都是挖苦她的，但中央特派員決定下來的事情，是百折不撓的，永不妥協的，即使毀滅，也得從容就義，忠與節，在特務人員的認識下，才是不可委屈的第二生命。

「雲子姐姐，你怎樣決定呀！」小妹妹看着她那猶疑不定的神態，怕就誤了時間，才進一步去催促她。

在極度的躊躇中，南造雲子毅然地決定了。

「好吧！你們小心點跑吧！沿着公路的東南方跑，過了江，在天未發亮前要越過那江邊的森林區，不要忘了！」

南造雲子跟着把手槍還給小妹妹。

這個乾脆而痛快的解決，得到這樣的結果，並不算怎樣的意外，他在事前的估計，南造雲子祇有讓他們逃亡回去，很明白的，在她與他之間尚有一根斬不斷的情絲緊緊地牽掛着。

南造雲子陪伴着他倆出了後門，熱烈地握着中央特派員的手，她那少女之心，在生離死別的剎那間總有一種兒女之情在綢繆着，她和小妹妹終於發出了一種不滅之友情，擁抱着啜泣，本來在這界於生死與存亡的絕不兩立的危險環境中，是不容許有任何兒女之情的存在，誰沾染着，誰就是失敗者！

理智強壓了中央特派員，他不願多與南造雲子談話，內心的隱情，就讓它在深心裡埋藏着吧！不過最痛苦的，還要把離愁拋開，強作冷靜的姿態。

「打完仗再談吧！」南造雲子這句臨別贈言，感動了中央特派員，也爲她而起了一種悲酸之感，不過他仍在極度的理智中去執行他的任務吧！

聰慧而機警的小妹妹，尙在提心吊胆的叮視着南造雲子，深怕她假情假義的玩弄手段，另取報復行動，手槍仍在緊扣着必要時發放的機制。

他倆慢慢地離開磯谷師團的野戰二十三隨軍醫院，離開了滿眶盈淚逗人憐的南造雲子，靜靜地向着相隔五十呎突的騎兵隊馬房溜進。

高空顫抖着微弱的晨星，快失去光輝了，這顫抖的晨星，成了無數的冷眼，向他倆冷笑，罵他倆妄動。

深夜，巡邏在敵營四週的軍用警犬，向他倆猙獰地監視着，幸而這些警犬，早給小妹妹弄熟了，還沒有跟他倆找麻煩。

潛進馬房裡，牽出兩匹比他們還高大的軍馬，勇敢地向着東南方的華軍防地絕塵而馳。

也許給敵人的瞭望哨發見了吧，警號和哨子的聲音紊亂地交鳴着，兵營裡跟着起了一個絕大的騷動。

三兩響若斷若續的馬槍聲，由稀疏而密集，似乎是向着疾跑中的他倆發射，這遼闊的原野，現在給營燈和探射燈閃爍得有點昏花。

南造雲子倚靠在醫院的後園門前，芳心欲碎的替他倆祝福。

「大哥，騎兵隊很像追蹤上來了！」小妹妹高聲說。

「管他幹嗎？」他鎮靜地答。

「我們還是想一個辦法吧，他們一定要趕上來的。」她氣喘喘的說。

「把馬韁提緊一點兒，我們過了橋便改由小道跑，祇要支持一個短時間，他們就沒有胆量跟蹤來了。」中央特派員抱着絕大的希望去安慰她。

「我們是寡不敵衆，半點鐘內他們總會趕上來的，大哥，你先跑吧，祇要犧牲了我，祇要我跟他們拼了，你就可以平安回去呢！」小妹妹爲了顧全大局，徵求中央特派員的同意。

「我不容許你這樣子幹！」他以命令的口語高嚷着。

「不過我們的情報，是一定要送回來的呀！」

「那麼你先跑吧，把手榴彈給我！」中央特派員慢慢地把馬韁抽歪了，接近小妹妹身邊。

「大哥，你的責任比我重！我要把我的生命換得我的請求，只要我死了，你便可絕無牽掛的跑回去。」小妹妹那過於震動而起的顫抖聲音，使中央特派員聽着有點難堪。

一隊轟轟烈烈特務的敢死隊，現在只剩下了他們兩人，中央特派員會忍心眼看着小妹妹爲了他而犧牲嗎？但要保存她的生命，說不定只有同歸于盡，對他倆，對國家，對這場戰爭，都是無補的。

「好，由你自己去決定吧，但希望你能够早些回來！」

中央特派員明白了他倆所負的責任，目前的情勢與環境，是無可挽救的，才由小妹妹自己去決定一切。

「大哥，你的責任多麼重啊！整個特務敢死隊。只剩下你一人，整條戰線能否得勝，是等待你把消息和地圖帶回去的。千千萬萬苦難的同胞們，在你一人肩膀上，願你平安回去！再見吧！願你平安回去！」

小妹妹悽咽地說，那明亮的眼睛，不停的注視着中央特派員。

轉過山坳，前面是一條剪刀形的分叉路，中央特派員和小妹妹終於要分路了，這分路的交點，也許是他倆永別的起點呢！

中央特派員離開了小妹妹後，奮不顧身的抽歪了馬韁，留下她在應付那批追蹤的敵騎兵，他便快馬加鞭的轉進左面的古道上，橫衝直撞的向前飛奔。

小妹妹目送着中央特派員的影子，在遠遠的山谷徑中消失了，她才緩緩地轉向右邊的公路上繼續前進，吸引着追蹤底敵騎兵的視線，免他們懷疑中央特派員從一條古道逃脫。

他在半小時的疾跑中，轉過高山，森林，古徑，橋樑，無恙的脫離險境，但仍未抵達華軍防地，幸而天還沒有發亮，郊野中是找不着敵軍哨兵的。

遠遠送來了兩響微弱的轟炸聲，創傷了中央特派員的心坎，他明白了這是小妹妹跟敵騎兵拚命的時候，心胸裡澎湃得連呼吸也不自然，他像失了知覺的停止前進，仰望天際那黯黯的微抖的疏星，這大概是小妹妹殉國的時間吧！多麼偉大！多麼壯烈！精神不死的可歌可泣的特務敢死隊啊！

他像一個麻木了的偶像，但內心還會起了無限的感觸，祇不過爲了責任，不敢過度愴傷，他鎮定了精神，憶念到整個責任還在身上，希望天在未發亮前，能够進抵華軍警戒線。

繼續前進，在急度的疾跑中，他偷度了敵軍的封鎖線，從迂迴灣曲的古道中一直通往華軍右翼的防地了。

受傷的軀，悲愴之心，這無上的勇敢，實在再難支持這重大的刺激，中央特派員回到防地來軟軟的倒在馬下，昏迷了。

八

中央特派員留醫在距離火線不遠的軍醫院中，因爲傷口再三的發炎，渡過了四十天的安靜生

活。

在四十天無聊而孤寂的生活中，確實使他厭倦了，不過在無聊而孤寂的時候，他回想着那還可映在眼前的英烈的壯舉，同志們的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偉績，他又像得了一個絕大的慰藉。派往查探小妹蹤跡的情報員，深入敵陣已一個月了，她啼噓的回來向中央特派員報告。

「……………失蹤了嗎？是怎樣失蹤的？」中央特派員有點神經錯亂的急急的追問。

「她跟敵騎兵拚命的時候，當擲第二顆手榴彈……………」

「這樣就失蹤了嗎？」

「是的，這樣就死掉。」

「屍體呢？」

「同時失蹤了」

「我真不相信一顆手榴彈的力量，炸得連屍體都失蹤！告訴我，失蹤的消息從那裡得來的？」中央特派員覺得她的報告太含糊了，才嚴肅地把聲帶提高了，務求對這件事要得個結果。

「從鄉民口中探來的。」

「不大靠得住吧？」中央特派員更懷疑的加重了語氣，同時有點發氣的樣子。

「靠得住的，我把那個辦民帶來！」她保證似的複述。

「你能够保證他不是奸細嗎？」

「當然保證。」

「你跟他有沒關係？」

「堂兄妹。」

「你可保證他嗎？」

「負責保證！」

「磯谷師團二十三野戰隨軍醫院那個當院長的老頭子怎樣？」

中央特派員對小妹妹的蹤跡找不着結論，祇有暫且攔下來，牽涉到與這問題有關的另一問題去。

「給敵司令部槍斃了。」她肯定地說。

「聽來的，還是有根據的？」

「有根據的。」

「有什麼根據？」

「有包庇華方間諜主腦的通敵證據？」

「那位日籍女看護呢？」

「南造雲子嗎？」

「對的。」

「半月前，在敵司令部被拷問。」

「幹嗎要拷問。」

「受最高軍事裁判，開說參謀部建議要槍斃她，但至今尚未証實。」

「也是犯同等罪名嗎？」

「對的，谷溫小隊長証實他倆通敵。」

良心與責任的迴旋，友情與敵對的搏鬥，深深的迴思，把中央特派員那雄壯之心攪得紊亂欲碎。

傷口漸漸復元了，今天的精神似乎是舒暢些，他很明白，責任與工作尚未結束的現在，是不容許他多事休息與靜養的。

得了主任警官的允許，今天特准會客了。張自忠將軍和參謀處長吳光遠帶來了很多慰勞禮物送給他，但在慘淡而灰黯的目前，他卻沒有心情去接受這高貴的慰勞禮品，雖然這是最高當局對他的一點崇敬。

「張自忠將軍來看中央特派員的使命，就是代表最高當局送給他一個勳章，他很嚴謹地立定在中央特派員榻前敬了一個軍禮，跟着在中央特派員的胸前扣上那個勳章。」

「這個勳章第幾號？」

「第一號勳章。」

所謂雄霸亞洲的榮譽部隊磯谷師團，在中央特派員領導下這××這名英勇敢死隊的努力苦鬥，澈底地消滅了。

津浦線經過幾次的搏鬥後，雙方的軍隊對於這線的消耗似乎有點各個不同的觀感，一個月來

，津浦線的戰事沉寂了。

目對着張司令和吳處長的中央特派員，一滴悲酸的英雄熱淚，不自主地滾下來，腦海裡滿佈着的，是全體甘苦與共的死難同志，和小妹妹那天真苦幹的英姿，嬌媚的南造雲子，慈愛的田藤正中。

窗外隆隆的戰車聲，震撼着他的兩耳，大概雙方又在急度補充，準備快要掀起的第五次大廝殺，××據點第五次爭奪戰吧！」

「最近那裡的軍事情勢怎樣？沉寂了個多月了，也許快要再來一拚吧！」中央特派員覺得這環境太悶了，先向張司令發問。

「像老兄這樣快的幹，我們死何足惜，我們是同生共死的同志，既然以身許國，成功就是救國，失敗就是殉國，大概老兄又在替那死難的同志難過吧！」

「他們的殉國，這總是國家的損失呀！」

「那你爲他們難過又有甚麼用？目前徐州的形勢已在嚴重關頭，我們的大軍團，早被敵人包圍，這次我們又得合作了。」張司令痛快地一口氣的說。

「怎樣合作呢？外邊的情形一點我也不懂。」中央特派員十分致慮的耽心着這個局面，因爲他懂得張司令是個鐵血將軍，不容易流露那認爲傷腦筋的話的。

「這次由我掩護全軍退却！」

「突破部隊由那位指揮呢？」

「由李宗仁將軍親率湯恩伯廖磊兩軍圍突圍，另一軍團由孫連仲從蕭縣衝出，掩護最後部隊的是我，如果老兄精神回復的話，又是一個殺敵的好機會了。」

機械軍砲隊陸續從運河東岸撤回來，中央特派員深知大戰快在目前。

五月的徐州，悶熱得怕人，烽火의 烈餘，已燃燒到滄河一帶，不過外邊那緊張的情形，張將軍不願給他全部明白罷了。

醫院裡忙着準備搬遷，到了中午，敵機像穿梭似的老在翁隆翁隆的巡迴轟炸，這却苦煞了我們笨重砲隊和戰軍隊的弟兄。

「我們還是一同行的動吧，司令部等候我回去呢！」張司令徵求着中央特派員的意思，希望能夠一同轉進，免遭不測。

「好吧，我決定跟司令一致行動。」

傍晚，天上翻起了很濃的大霧，刮起狂風，張司令牽着中央特派員在黝黑的夜色中，跑到河邊。目送全體官兵輜重安全渡過滄河，雖然突擊隊和戰軍防禦砲隊在遠遠的跟敵人搏鬥，但敵人從後面包抄來的四十七和五十二兩師團，有隨時趕上來的可能。

第二天早上，我們的急行已越過永蒙公路，張司令佈了一個重機槍的陣地。鎮壓住東北的永城和東南蒙城。掩護先頭部和重砲隊總退却。

四十萬大軍是安全地退出徐州了，中央特派員和張自忠將軍撤至豫東和皖北一帶，完成了第一期抗戰的任務。

第一號勳章

六十

退至皖北的中央特派員，當局給一個月的假期的休養，在休養中他老看看這個第一號勳章滴下英雄之淚，去憑吊他那死難的同志。

仇章創作小說目錄

第五號情報員正集(上下冊)

飛天間諜

第五號情報員續集(上中下三冊)

深閨夢裡人

第五號情報員連圖畫集(共五冊)

東京玫瑰(小說及連圖兩種)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全集

黃色戰犯

第一號勳章(遭遇了支那間諜網之一)

偵探王

間諜站(遭遇了支那間諜網之二)

李斯探案

廣州間諜戰(遭遇了支那間諜網之三)

征服者

香港間諜戰全集

夕陽無限好

遠東情報部(香港間諜戰之一)

月當頭

神秘潛艇(香港間諜戰之二)

連環扣

山磯櫻子(香港間諜戰之三)

無聲的收音機

忠節之間(香港間諜戰之四)

(以上各書連續出版請注意出版日期)

總發行 廣州光復中路五十八號大中書局

第一號勳章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者

仇章

發行者

大中書店

廣州光復中路五十八號

總經售

廣州李明記

香港馬錦記

各地書店均有代售

82

242100

(3)